

觉醒
赖永海
主编

佛教的涅槃思想

● 单正齐 著



宗教文化出版社

觉群佛学博士文库



觉群佛学博士文库

佛教的涅槃思想

● 单正齐 著



宗教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佛教的涅槃思想/单正齐著. -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8

ISBN 978-7-80254-188-7

I. 佛… II. 单… III. 大乘-佛经-研究 IV. B9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43097 号

佛教的涅槃思想

单正齐 著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电 话: 64095215(发行部) 84037602(编辑部)

责任编辑: 王志宏

版式设计: 范晓博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 640×960 毫米 32 开本 22.25 印张 290 千字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54-188-7

定 价: 45.00 元



《觉群佛学博士文库》编委名单

顾问：方立天 黄心川 杨曾文 楼宇烈 高振农
主编：觉 醒 赖永海
编委：王邦维 方广锬 王雷泉 业露华 圣 凯
宋立道 严耀中 陈 兵 张风雷 觉 醒
姚卫群 洪修平 徐小跃 徐东来 麻天祥
曹曙红 黄夏年 赖永海 慧 觉 潘桂明
魏道儒

总 序

佛教的修行以戒、定、慧三学为核心，以教、理、行、证为修学次第。但是，修行者的根机、兴趣等各有不同，于是对佛法各有偏好。从根本上说，义理与实修是无法分离的，这也是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所以，《高僧传》将古代僧人分为十科，其中翻译、解义、读诵属于义解门；而习禅、明律、感通、遗身、护法、兴福，则归属实践门；最后一科“杂科”则是指出家人的外学修养，傍及世间经书、治世学问、礼乐文章等，无不兼通。

但是，传统意义的佛教义解，主要是注疏经、律、论，在“述而不作”中表达自己的理解与观点。历史上的义解僧们通常都是从自己的信仰与经验出发，通过注疏、撰著，来达到实践与弘法的目的。南北朝佛教的兴盛、隋唐佛教的辉煌，都与义解的繁荣分不开。而禅宗的发展则为中国佛教注入新的生命，强调主体的体认，注重身心的解脱；净土法门的流行，激发了佛教徒的信仰感情，为佛教走入社会提供了方便。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提倡“易行道”和“不立文字”的禅、净二宗的盛行，中国佛教徒逐渐失去探讨高深佛理、考察繁琐戒律的兴趣，于是，中国佛教重视义理研究的优良传统便丧失殆尽。

另一方面，佛学研究在佛教界之外却成为一门世界性



的学问。在“理性主义”、“科学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世间学者开始注重对佛教思想的学术研究，并逐渐形成一种学术传统，于是佛教便成为一种学问——佛学。近代佛教学术研究的发展由于受到欧美治学风气的影响，文献学、考据学、思想史、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方法被大量地使用，对佛教进行理性地分析，促使了人们对佛教认识更加深入。学术研究作为一种工具，用来剖析佛教的历史传承与思想意蕴，更凸显了佛教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

因此，佛教学术研究的重要意义，不仅是了解存在于一定时空中的佛教发展形态，而且更是从现存的文献、文物中，去伪存真，探索其前后的历史延续和彼此的因果关联，从而更清楚地认识到佛法的本质及其历史发展，这对于人们的修习信行都是颇有助益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培养了一大批以佛教为研究方向的博士，他们为我国佛教学术的繁荣做出巨大的贡献。对于一位研究者来说，攻读博士学位阶段大多正是精力最充沛、思想最活跃时期，而作为此一黄金时期学术思想结晶的博士论文，经常都有一些颇为耀眼的思想火花和超越前人的创新之处，因此，博士论文的出版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玉佛寺最近几年一直致力于佛教文化的弘扬，组织、编辑了《觉群》、《觉群佛学》、《觉群丛书》、《觉群佛学译丛》等书刊，为繁荣佛教文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觉群佛学博士文库》的推出，更为我国的佛学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园地。

这次《文库》的出版，还得到南京大学等相关高校及研

究机构的支持,许多青年才俊也奉献了自己的青春智慧,加入文库,值此《文库》付梓之际,编委会对所有曾为《文库》的组织、编撰和出版工作付出辛勤劳动和重要贡献的各界人士表示最诚挚的感谢,并衷心希望学界、教界乃至社会各界的一切有识之士今后给《文库》予更多的关注与扶持;愿见者、闻者,心生欢喜,让佛教文化更发扬光大。

《觉群佛学博士文库》编委会

2007年5月1日

序 论

一、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佛教的根本旨趣在于追求人生的解脱,也就是以超脱烦恼和痛苦,超越生死流转为终极归宿。佛教的问题涉及的很多,包括对宇宙结构的看法和对现实人生态度等等,但对人生、宇宙的探究,归根结底都是为了达到人生的解脱。而涅槃即是佛教修行实践的最高目标,也是佛教修行者解脱生死所达到的终极状态。因此,涅槃实际上是佛教的核心问题。研究涅槃问题,无疑有助于加深对佛教理论的整体理解,也有助于对其他相关问题,如宇宙实在、解脱实践、成佛根据等问题的理解。

佛教既是一种宗教,也是一种哲学。佛教首先是一种宗教,它有着对至高无上的教主崇敬和信仰,也有着统一的教团与严格的教规。其次,佛教也是一种哲学,佛教信仰的背后,有着极其丰富的哲学思想。实际上,佛教是宗教与哲学的统一体。作为宗教,佛教具有深邃的哲学思想;作为哲学,佛教具有强烈的宗教情绪。我们知道,哲学是一种形而上学,对超越世界的对象做理论上的思辨



是哲学的最基本的定义。一切关注人生解脱的哲学，都安立两个世界的存在，即现象世界与理想世界，而哲学的任务即在于寻找现象生命的出路，从现象界跃向理想界，这也是解决人生问题的终极出路。这种理论倾向在印度哲学与中国哲学中表现尤为突出。无论是印度婆罗门教，还是中国固有的儒道哲学，都关注人生的解脱或超越问题，试图在理论层面上解决人生的价值与意义问题。佛教作为产生于印度、发展于中国的宗教哲学，也是以解决人生问题为中心。在佛教哲学中也存在着理想与现实世界的对立，如何从现实生命中超脱出来跃向理想世界，也是佛教哲学所要解决的中心课题。涅槃在佛教哲学中即是一个具有解脱或超越意义的概念，它指向的正是佛教解脱现实生命后所跃向的理想世界。因此，佛教作为一种哲学形上学，其核心的哲学问题也即是涅槃。佛教哲学也据此可称作关于涅槃的学问。由此，研究涅槃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哲学课题，而不单纯是一个信仰、或宗教实践问题。

涅槃问题在佛教中也是一个最难把握的问题。因为，涅槃是圣者达到的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解脱状态。虽然，各种佛教经论对涅槃作了多方面的言说，但毋宁说是佛教为了使人对涅槃境界引起欣求而假以言说的方便。这也无怪乎佛教涅槃概念的模糊性，因为，人类语言通常只能明确表达有限的经验事实，而不能表达宇宙、人生无限的终极实在。当佛教遇到关于涅槃状态的终极性问题时，都毫不犹豫地表示它是不可言说、不可思议的。但这并非佛教所独有，实际上，一切关注人生问题的哲学都安立不可知的神秘实在。与佛教产生于同一土壤的印度婆罗门教哲学就安立不可知的大梵，并认为达到梵我合一的状态中亲证大梵，就可获得解脱。而这种梵我合一之境，也是不可言说、不可思议的。中国传统儒、道哲学同样主张存在不可知的神秘天道，认为人若从现实的感性生命中超拔出来，达到与天地合德的体道之境就可获得解脱。西方哲学中也有对神秘的东西不可言说而保持沉默的说法。如现代西方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就主张“确有不可言说的东西”，主张“对

于不可言说的,我们必须保持沉默”。^①当然,对神秘的东西不可言说并非意味着就放弃言说。那些主张存在不可言说对象的哲学流派,一方面承认不可言说对象的存在,另一方面却又对那不可言说的对象而作不懈地言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哲学即是进行不可言说的言说。言说构成思辨性的哲学理论,不可言说则构成了哲学的对象。维特根斯坦就说过,他写的许多哲学方面的言论只不过是“为不可说的神秘领域作导论,是为了烘托出不可说的领域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为了“指出”、“意味”不可说的东西。同样,对涅槃问题做专门研究,也是在言说那不可言说者。我们不能因为涅槃不可思议、不可言说,就绕开它,或者弃之不顾。实际上,作为佛教哲学体系中最终极的概念,涅槃问题乃是理解整个佛教哲学的核心或基础。佛所说一切法门皆是方便法,一切语言文字皆在表达那不可言说的涅槃佛境。如果避开涅槃问题而局限于一些枝节概念的探讨,就不能真正理解佛教哲学的理论内涵以及丰富的形上学意蕴。

佛教是公元前6至前5世纪由释迦牟尼在古代印度创立,从开始时就受到印度传统哲学与文化的影响,与印度传统宗教与哲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早期佛教对涅槃概念的阐释,建立在对印度哲学中解脱论批判的基础之上,并在自身的理论发展中与之保持着相互影响、互动性的发展。佛教的发展在印度持续了一千多年,其间衍化出众多的流派,各派佛教对涅槃问题都有了不同的理解。显然,佛教的涅槃观念构成了印度哲学解脱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于公元前后传到了中国,与中国固有的文化与哲学产生了一个长时期的互动发展,经过中国文化的吸收与消化,直至隋唐时期演化成独具特色的宗派佛教,最终完成中国化的进程,成为中国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佛教涅槃概念在这个过程中,也不断

^① 参见《〈逻辑哲学论〉中的形而上学》一文,陈启伟:《西方哲学论集》,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3-263页。



地适应着中国文化的发展而改变着自身的理论内涵和形式。由此可见,佛教涅槃概念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内涵,而是一种复杂而多变的理论问题,反映着佛教自身发展变化的逻辑进程,以及中、印文化间互动的发展关系。因此,深入研究佛教的涅槃问题,也有助于我们找出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之间,以及佛教不同宗派之间的理论差别,有助于我们从哲学的深度层面上把握佛教哲学与印度哲学、中国哲学的关系。

二、本课题的研究现状

目前中外学术界对涅槃问题做专门研究的专著和论文相当稀少。就专著来看,主要有中国台湾的学者张曼涛的《涅槃思想研究》和俄国人舍尔巴斯基的《大乘佛教——佛教的涅槃观念》。张曼涛的《涅槃思想研究》一书从哲学发展史的角度对佛教涅槃概念的源流及发展作了梳理,揭示了原始佛教的涅槃思想的根本精神是心的解脱,比较了原始佛陀涅槃观与印度外道哲学涅槃观的不同,对小乘佛教与大乘中观学、唯识宗、如来藏学也作了简明扼要地论述,指出了小乘佛教与大乘佛教涅槃的差别,并认为以《大般涅槃经》为代表的如来藏学是佛教涅槃观念发展的最成熟而圆满形态。但是,本书未能把涅槃概念放到佛教整体理论框架之中加以考察,未能就涅槃概念所包含的丰富的哲学内涵作深入的挖掘与诠释,尤其对中国佛教丰富的涅槃理论缺乏探讨,这都是本书未尽如意之处。俄国人舍尔巴斯基的《佛教的涅槃概念》是一部以西方哲学的方法研究佛教涅槃问题的学术著作。舍氏精于西方康德哲学,他主要依据康德哲学的方法来研究佛教。在《佛教的涅槃概念》一书中,舍氏依据康德哲学中本体与现象的区分来契入涅槃问题的研究。舍氏认为,本体即是绝对实在,涅槃即是指超脱现象界而融入本体界。舍氏此书研究的对象,是从小乘佛教到大乘中

观学涅槃概念的发展演变,并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小乘佛教主张多元的实在论,涅槃也实有自体。大乘中观学则主张一元的实在论,一元的实在即空性或如来法身。世界从相对性的角度看,即是生死;从绝对性的高度来看,即是涅槃。绝对与相对不二,世间与涅槃不二。舍氏对小乘佛教与中观学涅槃思想的论述,揭示出印度佛教涅槃概念中所蕴含的丰富的哲学内涵。他的关于涅槃问题的研究方法将是本论文的主要参考之一。但是舍氏的研究对象局限于印度佛教,未涉及中国佛教的涅槃观,因此也不是一部全面研究涅槃问题的学术专著。

此外,关于涅槃问题的相关论述,也散见于国内一些关于佛教史、佛教范畴的研究专著中。汤用彤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和任继愈先生的《中国佛教史》,对中国佛教涅槃问题都有所论述。这两部书对佛教涅槃问题的论述,散见于对佛教各个学派、宗派或人物的评述中,显然不是对涅槃问题的专题研究,并且多是述及要点而未能作深入的研讨,这是思想通史的特点。赖永海先生的《中国佛性论》是中国佛学中“佛性”范畴发展史的专论,但由于佛性在果位即是涅槃,所以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佛教涅槃观念发展的概况。方立天先生的《中国佛教哲学要义》则是以范畴为中心,对中国佛教哲学的内容与特点作了全面而系统的论述。其中,《中国佛教涅槃涅槃观念的演变与发展》一章对中国佛教涅槃观念产生的源头和中国佛教涅槃观念的演变与发展作了概括性的介绍,虽然较为清楚地梳理出中国佛教涅槃观念的发展线索,但显然不够系统,不够全面,未能揭示出涅槃概念深层次的哲学内涵,以及涅槃观念与佛教哲学整体之间的联系。此外,姚卫群先生的《佛教哲学的范畴》一书也对涅槃概念作了介绍,但同样不够深入而完整。以上诸种佛教学术专著,虽然都不是对涅槃问题的专题研究,但无疑给本论文的写作提供了许多极有参考价值的见解和相关问题的丰富史料。

关于涅槃问题的重要论文则有郭良蕓的《佛教的涅槃论》。郭



良肇在此文中着重分析了原始佛教涅槃思想的实质即是心解脱之境,并比较了佛教涅槃观与婆罗门教等外道涅槃观的差别。这对本论文关于佛教涅槃概念的理解也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本论文即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涅槃概念作一深入而全面的专题研究。论文从阅读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入手,挖掘出佛教各个宗派及重要人物的涅槃思想,并从中找出涅槃概念在佛教中上的发展轨迹。本论文多是自己研读经典的心得体会,试图在涅槃问题的研究领域中有突破。

三、本课题的问题和方法

何谓涅槃?何谓涅槃理论?涅槃是梵文 Nirvana 的汉译,亦作涅槃那、泥洹、圆寂、灭等等。就字义来说:Nir,原是个否定词;vana,其本义是“吹”,直译起来,此词应是“吹散”、“消灭”之义。佛教在采用这个词来描述解脱的境界时,就将它引申为熄火之意。火,是指佛教所说贪瞋痴三毒之火。证涅槃者,已熄灭三毒之火,故达到解脱状态。《杂阿含经》就说:“涅槃者,贪欲永灭,瞋恚永尽,一切诸烦恼永尽,是名涅槃。”^①这也就是佛教涅槃概念最基本的定义。但是,涅槃概念的内涵并不仅仅如此,佛教各派对涅槃概念都有进一步的释义,这导致涅槃概念多义性。考察佛教各种经论,我们发现,各派别对涅槃概念的阐释通常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从字面上释义,一是从义理上释义。字面的释义是对涅槃状态进行描述性的阐释,但不能揭示概念的本质内涵。义理的释义则是从哲学层面来揭示概念的本质内涵。

涅槃概念字面上的释义,如《四谛论》卷三就说涅槃是:无为、无下、无流、彼岸、难见、无坏、无争、无失、无譬、无戏论、寂静、甘

^① 《杂阿含经》,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第400页。

露、极妙、止、安、爱尽、希有、未曾得、无枉、无灾、难思、不生、无迹、非作、无忧、名住、无等、无求、无边、无损、离欲、净、解脱、无害、无上、无畏、遍满、无量、归依等等。^①《大毗婆沙论》卷二十八也说：“烦恼灭故名为涅槃，复次三火息故名为涅槃，复次三相寂故名为涅槃，复次离臭秽故名为涅槃，复次离诸趣故名为涅槃，复次涅槃名稠林，涅槃名为出，出蕴稠林故名涅槃，复次涅槃名为织，涅槃名为不，以不织故名为涅槃……”^②但是，只从字面的释义很难看出涅槃概念的明确含义。但字面的释义并非没有价值，它能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即涅槃乃是指不同于世间法的超越实在。

但是，佛教各宗派对涅槃概念的阐释并没有停留在字面释义上，而是注重从义理的层面来阐释涅槃，从哲学的高度来揭示概念的本质内涵。正是义理层面的释义才导致佛教各宗派对涅槃概念的不同理解，产生了诸家异说、各宗殊唱的涅槃理论学说。比如，原始佛教即以“心解脱”来解释涅槃，一切部有部以“择灭”释涅槃，大乘中观学以“性空”释涅槃，唯识学以“真如离障”释涅槃，如来藏学以如来藏显现释涅槃，中国的竺道生以实相释涅槃，慧远以反本归宗释涅槃，天台宗以中道实相释涅槃，华严宗以真心法界释涅槃，禅宗以明心见性释涅槃，等等。

由于对某一概念的定义和理解不同而导致观点上的长期纷争，这在学术界是屡见不鲜的，在涅槃问题上也同样如此。而佛教史上的涅槃理论，也主要是围绕各宗派义理层面上的涅槃释义而展开。所谓涅槃理论，简单地说，就是关于涅槃问题的思想、学说或理论。它主要研究这样一些问题：何谓涅槃？涅槃的体性是什么？涅槃与世间的关系如何？众生如何证得涅槃？等等。

当然，涅槃理论并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不仅直接取决于佛教哲学的理论体系，而且也受到不同社会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民

① 《四谛论》卷3，《大正藏》第32册，第389-392页。

② 《大毗婆沙论》卷28，《大正藏》第27册，第147页。



族心理和文化传统的影响。因此,各个国家各时期各个佛教学派对涅槃问题都有不同的理解,而且理论的侧重点也不一样。例如,印度佛教的涅槃思想与中国佛教的涅槃思想就不尽相同。在印度佛教中,涅槃多体现为圣者摆脱生死轮回之后所达到神秘的宗教境界。所谓本体或绝对者,多具有宗教上神秘实在者的意义。这在主张多神论的大乘佛教中表现尤为明显。而且,印度佛教的涅槃思想自始至终就与印度外道哲学处在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的互动发展之中,深深地打上印度哲学的烙印。而中国佛教各学派对涅槃的理解,多将它视作一种证体达本、体悟心性的人生境界而很少具有宗教意义上的神秘色彩,这是受中国传统哲学圣人境界理论影响的必然结果。从理论的侧重点来看,印度小乘佛教侧重于探讨如何断灭导致轮回的无明业力而达到与绝对的法体合一的宁静状态;印度大乘佛教则着重于探讨如何与宇宙一元的本体合一,并净化自身的现实生命,成就具有无限神通的人格化的佛。中国魏晋南北朝佛教涅槃理论则重视主体的自觉性、能动性,侧重于探讨如何实现体道(与本体合一)的人生境界。庐山慧远的“反本求宗”、道生的“得本称性”、僧肇的“物我冥一”,无非就是指圣人证体达本的体道境界。到了隋唐佛教,由于心性论的建构,此一时期的涅槃理论侧重于探讨如何开发本有的觉性,证显心性而得涅槃。除了从心性论的角度契入涅槃理论外,隋唐佛教涅槃学说一个重点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和处理涅槃与世间的圆融不二问题。隋唐佛教都讲判教理论,将佛说各种教法按圆融与否组织成一个高下之分的系统,而处在最顶端的教法即是圆教。隋唐佛教各个主要宗派都宣称本门教法是圆教,而圆教之所以为圆教即在于能否将世间与涅槃、众生界与佛界融合为一。因此,隋唐佛教各宗派都把世间与涅槃不二,以及如何不二视作是佛教涅槃理论的重点问题。而此一时期的各宗派佛教也都是从心性的角度沟通世间与涅槃,使二者相即不二。

深入考察佛教涅槃思想的变迁、衍化的过程,我们发现,对涅

涅槃如何下定义,如何理解,以及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都决定了涅槃理论内涵和形态的转变。其中,社会历史条件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基本的原理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佛教涅槃学说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其发展演变必然离不开社会历史现实的土壤。这决定了佛教涅槃理论具有时代性的特色,研究涅槃问题应该结合时代的历史课题契入涅槃理论的探讨。当然社会历史问题是非常复杂的,虽然社会政治经济对哲学理论具有基础性的影响,但其影响力显然是不明显的,而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影响则是明显的。因此,研究佛教涅槃问题,不能忽视其他社会意识形态,尤其是时代的社会文化思潮对佛教涅槃观念的深刻影响。比如,研究原始佛教的涅槃思想,必然要结合当时印度哲学中普遍具有的追求解脱的社会思潮,来弄清佛教涅槃观念产生的思想文化根源,并注意从佛教对外道涅槃观念的批判和简别的角度来契入涅槃问题的探讨。又如,研究中国魏晋南北朝的佛教涅槃思想,必然要联系到当时玄佛合流思潮对佛教涅槃观念的影响,注重从传统文化中证体达本的圣人境界学说来契入佛教涅槃问题的探讨。而研究隋唐佛教的涅槃理论,又不能离开心性论的时代核心问题和儒道文化中关注现实生活思潮对佛教涅槃观念的影响。既然佛教涅槃思想具有时代性的特点,所以本论文在写作方式上,就是依历史的发展顺序,在时代的社会思潮的背景下展开佛教涅槃问题的探讨,并注重从各时代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来契入佛教涅槃问题的研究。

尽管佛教涅槃概念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理论内涵和问题表现形式,但都离不开探讨如何与绝对者合一这个佛教解脱论的主题。涅槃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探讨何为绝对者、或者说何为本体的问题。涅槃理论问题的实质,也就是如何脱离现象界而跃向本体界,与绝对合一。一切关于涅槃的理论也主要围绕着这个问题而展开,由于不同时期、不同学派对绝对者的理解不同,才导致彼此之间涅槃观念的差异。比如,印度佛教对绝对者的理解,通常



都视作宇宙的绝对真性(或者说客观性本体),又以客观的宇宙真性来收摄、说明主体,所谓涅槃就是指主体消除无明妄念,断生死轮回而消融于宇宙绝对真性的状态。中国佛教则通常是以主体来收摄、说明宇宙的绝对真性(或者说主体性本体),涅槃就是指主体对内在于自身的宇宙绝对真性的证悟之境,这在隋唐佛教以心性论为特点的涅槃学说中表现尤为明显。^①佛教涅槃理论由印度佛教向中国佛教的演进与转化,是涅槃概念自身逻辑演进的必然结果,体现了辩证法中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原则。

当然,我们对涅槃理论的考察不能就概念而论概念,必须把它放到各宗派的理论体系之中来了解涅槃概念的本质内涵。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就指出:“在进入个别的事实之前,我们首先必须有一个一般的概观,不然,我们就会只见部分而不见全体,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②概念的活生生的内涵来自于作为整体的理论体系,就好像离开人的手不是人手一样,离开佛教整体的理论体系,涅槃概念也就失去了它的真实内涵。因此,本论文在论述各时期各宗派各人物的涅槃理论时,不局限于涅槃概念的定义,而是放眼于佛教的整体理论体系,以期达到对涅槃理论本质内涵的了解。

佛教是一种宗教,以追求人生的解脱而成佛为目的。但佛教除信仰外,又非常强调智慧的解脱。佛教信仰的背后包含着非常丰富而深刻的理论思维。由此,佛教既是一种宗教,又是一种哲学。因此研究佛教涅槃问题,不能仅仅把它视作一个简单地信仰问题,而必须以哲学的方法,以客观理性的态度,深入第一手材料来挖掘其中隐含的哲学思想。但是,涅槃概念毕竟是佛所证悟的解脱境界,哲学的方法只是用语言来描述它,而不能代替佛教信徒对涅槃境界的实际体证,这涉及解悟与证悟的关系问题。哲学的

^① 中国佛教中的以主体来收摄、说明宇宙真性的作法,实来自于印度大乘佛教《胜鬘经》的自性清净心思想。只不过《胜鬘经》思想并未成为印度佛教的主流,而被中国佛教吸收和发扬光大。

^② 《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1页。